

—

## ■现 场

## 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

□郭严隶



映秀有两个春天,一个在迎春的枝头,一个在人们的心坎。2011年1月31日,两个春天同时降临,使这块土地成为吉祥福地。我有幸与春天一起来到这个地方,看到美丽温暖的人间景象。更幸运的是与映秀春天的使者同行——他们是东莞援建映秀工作组的人们。

我们从都江堰出发,清早来接我的陈志标、王霁宇、周运华是援建工作小组最后的留守者,当然不止他们,还有援建工作组组长陈林佐,挂职映秀镇副镇长的傅晓伟等人,他们的车已经在去映秀的路上了。天空阴霾,冷雨淅沥,到处一片湿漉泥泞,这是我们最担心出现的天气,我们是要赶去参加映秀的坝坝宴,这是我们露天举办的盛会,冷雨和阴霾会大杀风景。

坝坝宴是四川民间一种传统的庆贺方式,举凡有家国喜事,便要设之以飨,当其时,大圆桌摆放在院坝里,洁白的桌布,芬芳的鲜花,深碗大盘层层叠叠,里面的美味佳肴热气腾腾香味扑鼻,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,四围而坐,欢声笑语,频频举杯。更有青年男女在一旁载歌载舞,烘托出热烈欢腾的气氛。场面以桌席的多少而论,桌席愈多则场面愈大。

从都江堰到映秀有15公里的路程,感觉就是由三条穿山隧道组成,分别名以紫坪坝、龙子洞和龙溪。汽车自第二条隧道驶出,我们眼前便一片白雪飞扬,山、桥、树都笼在了白纱里,一片恬淡素净。如果是平时,突然面对这样的景象,我必忍不住发出欢呼,并且吟哦“天人宁许巧,剪水作花飞”之类的诗句以遣兴。可是此刻,欢欣是有的,更添的却是忧,雨成了雪,人们在院坝里会坐不住。

车里的沉默气氛跟外面漫天飞雪的热闹恰成对照,使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同行者们的心情。灾后重建,辛苦不同寻常,终于盼来了这庆祝胜利的一天,多么希望天公能够作美,给一片阳光灿烂。

第三个隧道抛在身后,眼前的山川就是映秀了。雪花儿愈加显得纷纷扬扬,万物都在覆盖之中,天地间别样的清远洁净。

我们的车停了下来,道路旁美丽的姑娘献上羌红和哈达。两样圣物是合在一起的,鲜艳夺目的羌红裹在洁白的哈达外面,互为映衬,独有一股喜气。我一时看得发呆,姑娘们是民族装扮,羌族衣裙在白雪纷飞中显得尤其鲜亮耀眼,她们是那么美丽,使我知道发自内心的幸福快乐是多么好的妆饰品。这一整天里,我看到的映秀女子个个笑靥如花,宛如仙子,令我惊叹一方水土的神奇。映秀的女儿,你们一直都是这么生动吗?

我是最先得到献礼的人,这是同行者的心意。相映生辉的羌红、哈达在我的颈项上了,我知道它们的分量。我端直站姿,庄重诚挚地朝面前的姑娘深深弯下腰去,这是我对一方土地和所有为它付出了爱的人们的致意。映秀,祝贺你!

今天映秀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,人们得一起在镇外改乘中巴。我们在镇子入口处的镇政府临时板房办公室里等待。尽管每张办公桌旁边都放着红光四射的取暖器,到处洋溢着一团喜气,可是板房里还是冷得人直打抖,我想拿出笔来记点什么,却根本做不到,手指是僵的,不听使唤。我想起人们说的援建工作小组刚来的那个冬天,个个手脚都冻伤了,一时感同身受。

镇政府工作人员也都是节日装扮,个个笑逐颜开的样子,说他们就要搬到新办公楼去了,“年后就搬,我们新的办公楼可漂亮呢!”他们说。我点头以贺。我忽然想了解震前镇政府办公环境的情形。话到嘴边,却又犹疑,这样大喜的日子里,提从不适当之后立刻知道自己担心的是多余的。灾难的伤痕是不能抹去的,但它已经不能再摧残人的心灵,人们已经用平静吸纳了那曾经的一切。他们很快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,镇政府办公场所的照片就排在前头,并列两张,一为旧舍,一为新楼,这样的图示真是胜却千言万语,今昔对比,一目了然。穿羌裙的女干部喜滋滋指点着:看,从前的不能比哟!

## 二

这样说着的时候,中巴车来了。

中巴车朝镇子驶去了,里面坐得满满登登。我的耳畔全是东莞话音,一时仿若身在广粤。问周运华才知道车里都是东莞人,是赶回来过年的映秀援建者。他调子淡淡的,说得那么自然,我却听得满心潮涌,“赶回来过年”——这些东莞人,他们已经把映秀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
我跟所有人一样睁大眼睛朝外面看着,掠过的风景中有一个细节触动了我的心,那是一方方绣花手帕样小巧地铺在公路旁边的菜田。它们就在路边山坡和道路之间小小的一块平地,小得叫人觉得根本不可能再有用途,可是一行行浅藕色的莲花白,青翠的冬菜、油菜就静静地生长在上面。这本是四川乡野寻常的风景,可是此时此地、此情此景却有了另外的意味,它让人看到侍弄它们的人内心的闲适和安宁,那一份安居乐业的悠然祥和,是多么珍贵。这里是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啊,这里曾经山河破碎,万物凋败、人心飘零……

距离灾难发生,这才是第三个春天。

“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,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。”百感交集中,我不由得念出了这个《圣经·启示录》里的句子。立刻有人呼应,振奋地说,是呀,整个一片新天地!你看,那些房子修得多么漂亮,可以跟世界上最美的欧洲小镇媲美,映秀绝对是最新最美的。

在朝新房舍看去之前,我又细细地看了一眼菜田,比之宽阔平坦的街道,秀美壮观的楼宇,它们更有着深刻的呈现意义,如果说以建筑为主要依托的新映秀城镇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它们就是树枝上馥郁的花朵、鲜美的果实,因为它们表达的是人心里的新世界。

挥别伤痛,人们已经完全回来了,回到了被一度横空斩断的生活。这是一种具有宗教的悲悯和神圣意味的回归,是涅槃,新生。

映秀新镇出现在眼前了,飘漫的雪花制造了一种朦胧迷幻的效果,使她更像是一位刚刚从天庭走下的仙子,散发着一股美艳清逸之气。今天,情景更为不同,楼房的檐下、树木的枝头,到处悬挂着、飘扬着火焰一样耀眼的大红灯笼、鲜红绸带,清丽中又添一份喜庆,让人眼花缭乱,心为之怡。

## ■行 走

## 格桑花开得好美丽

□钟正林

红白老家的弟妹打来电话,说大地震后重建的新房已修好了,是北京援建的,比画上画的还漂亮,你们一定要回来看看。顺带帮我们想个怎样感谢北京恩人的好主意。

公共汽车行在什邡灾区新修的沥青路上,像船行在湖上般平稳,两旁的山岩上开着粉的紫的小花,像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。我知道那是川西北山上夏天盛开的美丽的格桑花。

车到蓥华小镇,一个包白头帕的大爷背起铁锅往公共汽车上挤。售票员自然是叫他把锅放到下面的货箱里去。他背弯着,山梨型脸,鼻子有些拱,但不是鹰钩鼻,和了尘土的水在老松树皮样的皱纹里蠕动,使人想起黄昏中闪着夕阳余晖

的冬水田。由于刚才上车顶费力气,他哈出大口的热气,露出稀疏的黄牙,比一般人的牙齿大而结实,跟他面孔显现的一大把年纪有些不相称。

这个人我是认识的,他叫金河泰,是红白深山里出了名的犟老头,今年至少有70多岁。20多年前,我在青牛沱山区教书,他就被称为是比牛还犟的人。土改时,他单家独户住在金家山,自耕自种,不参加土改也不反对土改;1958年集体食堂时,也不凑热闹;合作化、人民公社,照葫芦画瓢,始终是个单干户。叮叮猫,吃自己。他说我不想大家的,大家也不要找我的。当时阶级斗争很厉害,他即使是成分好,也遭过游街批斗,但仍然秉性难易。1982年承包到户,终于还了他一个清

白。他说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“叮叮猫”吃自己了。所谓“叮叮猫”就是川西人说的七姑娘,样子极像蜻蜓,差别是翅膀是灰色的,振动幅度小,身材比蜻蜓细长,饿了时常衔着自己的尾巴汲取上面的营养充饥,如熊冬天舔舐自己的熊掌度过难耐的冬日。上世纪70年代困难,我们一家闻着山坳里的别家肉香流口水时,他还给我们这个外来户送过麂子肉。那时父亲感动得恨不得给他下跪,他却水也没喝一口就快步走了,夜色中还跑过来句话,赶紧煮来吃了,山里的猫和狗凶,别放给它们过了年。

车过擦耳岩,到达红白镇。眼前突然一片明丽,那一幢幢整齐的青瓦白墙在震后的废墟上真的就像画上去的一样。听车上的说,仅北京援建该镇的学校、街道和文化中心就投入了两个亿人民币,加上国家财政和社会各界援助的援建资金少说也有十个亿。我想难怪弟妹和乡亲们从心里要感谢援建的恩人,还要叫我这个小报编辑回来帮着出主意。

金河泰背上铁锅下了车。老婆说,这个人,新房早就建成了,家家户户都有锅有灶有床的,他

还买锅干嘛?在集中重建的新村,碰见了老家邻居的两个女儿,一个萍萍,一个蓉蓉。手里拿着刨锄,在新房边的空地上碎着土。细心的样子,像在绣花。我想她们是种菜还是种草呢?前些年回家过年,听说萍萍和蓉蓉嫌山里苦,丢下男人、娃儿去了外省打工。她俩比我要小五六岁,现在也是30多岁的人哟!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,毕竟没有专长,又回来了。

几杯热酒下肚,一番欢声笑语,自然就谈到了金河泰。老爸说,金河泰犟得很,地震时,他面对的几十户人家与岳分矿一起被垮塌的山体埋没了,只有单家独户的他一家侥幸活下来。考虑到余震和山洪,政府把金河泰和村里其他社的村民一起转移到了镇上的板房里。他却闲不惯,闹着要回去,说年轻人可以去打工,我们这些七十几岁的人,除了山里活,还能做啥?乡上村上的干部劝了几次都没用。酒桌上自然也聊到萍萍、蓉蓉。弟妹们说,那两姊妹现在发财了,灾区中修建了永久房,500多户农家,整个大山谷里崛起了一座新城。现在两姊妹开了超市,学着城里样,把大米、蔬菜、水果从山外拉回来卖,又从山民手中

益,共绘蓝图。首先,2009年4月,就“安全、先进、优质、环保”之重建主题,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国际研讨会。国家建设部、联合国亚洲防灾减灾中心、中科院中国建筑研究所等部门、机构,包括我国台湾地区、日本等地震频发地区的国内外建筑、规划、抗震、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,抗震新技术新材料相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等260余人,亲临盛会,各抒己见为映秀重建建言献策。接着,邀请清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、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五家单位参与设计方案竞标,以优中选优。最后,是来自中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位知名专家参与具体建筑物的设计。

新映秀镇,大师手笔,如此作记:

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,由世界知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团队担纲设计。

映秀七一中学,由曾经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院院士吴良镛主持设计。

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体系和映秀中心卫生院,由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何镜堂主持设计。

映秀镇国际学术交流中心,由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者、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·安德鲁设计团队负责设计。

全镇建筑外观的协调性等,由同济大学和天津大学负责做最后把关。

曾有人慨叹说,这座小镇特殊的建设历程,足以载入中国建筑史册。其实,将“中国”两字换成“世界”也是适宜的。举世之上,还有哪个万人小镇,是这样地聚合着全世界的最高智慧?

映秀重建要运用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、先进的抗震技术、先进的建筑材料、先进的施工工艺……“先进”二字须以“成熟”垫底。

数易其稿、精益求精,都是人们描述这件事所使用的形容词。这也成为它最令人担忧的特征:重建开工最晚。

映秀新镇重建总体规划设计方案,终于递交国务院,获得批准,可以付诸实施时,已是2009年5月9日。

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指示,地震灾后重建要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的目标任务。此时,距离这一指示规定的时间已不足一年。

此次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,全国共有19个省市,广东省(不包括深圳)共有13个辖市慨然出师。此时,其他兄弟城市早已机器轰鸣、扬帆远去,有的甚至就要凯歌高奏了。

这一切,是多么令人望而却步的沉重压力啊!新映秀镇所以美得动人心弦,是否就是因为成就于这种几乎不可为?

## 四

太阳出来了!

当我惊喜地喊出这句话的时候,自己还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那金金的、薄薄的,闪闪涂染在远山之峰峦、近树之枝梢、楼之檐梢、房之脊线的,真的是阳光哇!

从一大早,我们就盼着出太阳。

天公真是作美啊!

这显然是令所有人都振奋不已的事情,灿烂阳光照耀下的映秀镇,整条东莞大道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和阳光一样四下飘飞的是喜悦而嘹亮的歌声。

我看见在红艳舞台的侧边,宽大的白色帆布围起的露天厨房里,厨师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,切好的老南瓜、胡萝卜、玉米等摆放在灶台旁,藏羌特色的腊肉香肠已装好了拼盘,灶上的蒸笼堆了六七层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戴着“红帽子”的大酒坛一拉溜儿排过去,显出格外的喜庆气氛。

一个叫王越和的中年厨师告诉我,他们共有100多人,是起大早从都江堰赶过来的,到映秀时才凌晨4点多钟,一直忙到现在。传统坝坝宴是“九大碗”,今天却不同,将是16道菜,显然是取六六吉顺之意。这是一个特别的新年呀!他满脸是笑地说,这是映秀百姓庆贺乔迁新居的第一个新年呀,肯定要格外隆重热闹的。指点着灶台上摆着的盆盆碗碗,他热情地为我介绍起菜品来:这是豇豆炖腊猪蹄,这是红萝卜烧牛肉,这是老豆花,这是土鸡汤……他还告诉我,今天菜肴的亮点是映秀板房鸡、映秀回锅肉和他正在制作的风味腊拼盘。

我有些馋涎欲滴了,无限憧憬中,为自己赶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丰盛坝坝宴而庆幸不已。

环视四围山峦上的白雪,看看眼前镇街上一片红艳烂漫,我一下想起早晨来到时,在镇子入口处姑娘们捧出的哈达和羌红。这洁白的山峦和红彤彤的镇街,不也恰是绵长宽广的哈达和羌红?这是天人意洽圆融、巧合而成的圣物,这是天人合一共同呈现的庄严礼赞。

(摄影:周运华)



收购深山里的蕨菜、竹笋、野菌、白茶叶加工后拉出山外卖,受欢迎得很!而我始终在想该咋样帮村民们想一个感谢北京恩人的好主意。

第二天,一辆农用车停在萍萍和蓉蓉昨天碎地的空地前,车窗上伸出两张红扑扑的脸。金河泰站在车窗上手捧着一大团一大团粉的紫的格桑花往车下递,萍萍和蓉蓉在车下接。我和弟妹也上前去帮忙。原来萍萍和蓉蓉不是在空地上种菜种草,是要用这象征着吉祥幸福的格桑花。我问金河泰,听说政府给你修好的防震新房你不住,要搬回金家山去?金河泰眉头皱了皱说,前些时候是一根筋,但现在变了,我要两边住。山上去喂散猪,采野菜野果野茶叶,萍萍和蓉蓉与我好了,她们收购了,闷了就回镇上的新房住住。

我眼前豁然一亮,明白了这个70余岁的犟老头为什么改变了长期的犟脾气,萍萍和蓉蓉为啥要在空地种上格桑花。我要帮村民们考虑的感谢北京恩人的好主意,萍萍、蓉蓉和金河泰不是正在很好地实现吗?这时,农用车的音响里飘出了索朗吉朗深情的歌:“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,我要摘下一朵亲手送给你……”